

◆漫游湘西南

渡头风光

曾彩霞

自从从凤水南桥至渡头桥两岸的护河堤修好后,这里就成了人们漫步、游玩的好去处。

一个桂花飘香的星期天,趁着秋雨暂歇的空档,我们结伴来领略渡头河畔的秋色。走到堤岸上,一股浓郁的桂花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原来堤内侧是一排绿树,以桂树为主。沿堤行,只见一棵棵桂树上缀满了白色的或金色的小花。我忍不住,摘了几朵金色的,放在手心里。先是尽情地吮吸着它的芳香,然后小心地珍藏在贴身的衣袋里。一阵秋风吹过,树上的花朵纷纷飘落,我和同伴不约而同地欢叫:“桂花雨!”我们又赶紧拿出手机,将自己的倩影连同花雨一起定格在相册里。

沿堤行,只见河水潺湲,水波悠悠,清澈明净,时常可见成群的小鱼在游荡。同伴突然指着不远处水面说:“看!”只见几只像野鸭一样的水鸟正在水中嬉戏,它们一会儿扎入水中,一会儿浮出水面。这些水鸟好像也明白我们在观看,它们就像耍杂技一样,表演得特别起劲。有的扎入水中,好大一阵才从较远的地方冒出来;有的两两结伴,同时扎入水中,又同时冒头。惹得我们欢快地叫喊:“野鸭,野鸭,真可爱!”这时,一个小伙子一只手提着一个塑料袋,另一只手持着一杆长柄兜网,向我们走来。他听见我们的叫喊,忍不住说:“它们不是野鸭,形体比野鸭小,叫鸬鹚(pī tī)。”我不知道是哪两个字,只觉得谐音难听,不过暂且不管,只是说:“喂,小伙子,你要干嘛?你不知道河里要禁渔一段时间吗?”“哦,我是去河里捡垃圾的,我是志愿者,趁星期天出来做义工。”说完他亮出了防水衣下志愿者的标志给我们看。又说:“鸬鹚是那种鸟的学名,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两个音。鸬鹚可比野鸭更挑剔水质。”哦,原来如此。

另一处浅滩里,几只白鹭正在悠然觅食。特别让我惊奇的是,它们竟跟家鹅在一起,亲密无

间。看着这温馨的画面,我由衷感慨,这一切得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。

再往前,我们走到一个很大的葡萄园边。老板热情地请我们品尝新鲜的葡萄,并邀请我们参观他的葡萄园。在这深秋时节,只见本是墨绿的葡萄叶略泛锈红,一串串紫色的、青色的葡萄从叶子的缝隙里垂下来,吊满枝头。看见还有这么多葡萄未采摘,我担心地问:“这些葡萄还能卖得出去吗?”老板自信地回答:“我的葡萄是有机肥料种出来的,属于纯天然的绿色食品,顾客会主动上门订购。那些青色的葡萄,有些要到春节前后才能熟透。到那时,我们还能吃上刚从藤上摘下来的新鲜葡萄呢。”品尝着香甜可口的葡萄,我们挡不住诱惑,又各自挑了几串,小心装好,满意而行。

这时,天空又飘起了丝丝细雨,行走在秋风秋雨里,感受秋的诗情画意,别有一番滋味。在朦胧的细雨中,只见河岸边一架古老的水车正在悠悠地转动,和着奔流不息的资水,在唱着一首岁月悠长的歌谣。

前面就是阡陌纵横的田野了。一畦畦嫩绿的油菜,在秋雨的滋润下,叶子像婴儿的肌肤,水嫩,娇柔。油菜田过去是一片水田,那些镶嵌着金边的荷叶在秋风里摇曳,虽然它们已没有夏日那样碧绿,仍顽强地活出生命的精彩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我的同伴吟起了李商隐的诗句。我吟出的却是范成大的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

我们走到了渡头桥上。回望我们走过的地方,和不曾走过的绿树掩映的村街,觉得这里就像坐落在资水河畔的一座生态公园。我知道,渡头桥村也是我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,而它以前是多么荒凉贫穷。这座古老的石桥,就是时代变迁的最好见证者。

(曾彩霞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亦师亦生

易祥茸

校务会议结束后,校长随即给了我一张课表和和一叠高一班的学生学籍表。我翻开那略显粗糙用毛边纸油印的学籍表,第一个学生竟然是欧洋。这个人我熟悉,他在县一中读了一期,后来中学下放到公社,也就来到了现在的这所学校。他家就在我隔壁大队,他的哥哥是我小学的同学。为了欧洋来读书的事,他哥哥还找过我,说要我多加照顾。

欧洋的特点是能潜下心来学习。其时还处于非常时期,有些同学还带来了在县中学学习时的躁动。欧洋没有,他听课认真,一有不懂的地方就追着老师问。有些同学连最基本的作业都不能完成,他却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,还要找一些课外的资料来充实自己。老实说,在那个“读书无用”的年代,欧洋能做到这一点,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
有一天,学生放学了。许多同学背起书包就往家里跑,因为他们要回去赶上生产队的下午工。但欧洋还站在教室门口等着我。“有什么事吗?”我问。“我写了篇文章,想请您改一下。”欧洋有点小心翼翼。我拿起文章,先粗略看了一遍,总觉得有点“穿鞋戴帽,中间老一套”的味道。先是“在……下;在……下”开头,再来几句概括叙事,最后就是几句流行口号。看了上句,不要往下看,也知道下句的内容。我给欧洋从总体上分析,逐字逐句修改。告诉他,文章要靠实情实景动人,而不是靠虚张声势吓人。从此以后,他似乎领会了写作的真谛,进步非常快。

欧洋就是在这样不断自律中学习,我相信他还是扎扎实实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很快,两年过去了,欧洋高中毕业了,他回到了农村那个“广阔天地”。

又过了两年,大学好像又恢复招生了。生源的要求是“自愿申请,公社推荐,学校审批”——谓之工农兵学员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我因为社会关系复杂,自认没有这个资格。我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同学——欧洋的哥哥,要他弟弟赶快去公社报名。

其时,我正被抽调在公社搞《双抢战报》,对各方面的消息肯定比欧洋了解得多一点。我赶快把欧洋找来,一起去向公社书记说明情况。我壮着胆子说,欧洋是我的学生,学习成绩非常好,而且,他爷爷……是我县的著名革命烈士。书记是不是被我说服了,我不清楚。但是,后来,欧洋果然还是上了大学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和欧洋也失去了联系。他大学毕业了,去了哪里工作,我不清楚,只是我依然在学校做我的代课教师。

光阴荏苒,时间流转到了1978年,这一年高考政策放宽,当时已年逾30岁的我得以进入大学殿堂。入学的前一天,尽管我手头不宽裕,但还是请我代课学校的老师们吃了一顿。但那年代物资紧缺,去食品站买肉又没有“票证”,我只能买到一点米酒,托关系买了几块豆腐,再自己杀个鸡,其余就青菜萝卜。没办法,我尽心尽力了。

第二天,我辞别年迈的母亲,辞别妻子女,挑着简单的行李,搭上了去高校的汽车。到站了,那里已有77级的同学来迎接我们。他们热情地介绍,帮我扛行李,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另一个家的温暖。

已经上过几堂课了。让我感觉知识的海洋宽阔无边,感觉所有老师都博学多才。下一节是政治课,内容是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。我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,等待老师的到来。“起立!”值日生发出了口令,大家齐刷刷站起来。坐在后排的我透过前面人群的缝隙才看清,这堂课的老师居然是欧洋。他风度翩翩、文质彬彬,不知什么时候鼻子上架起了一副金丝眼镜。他侃侃而谈,先介绍自己,然后概论这门课的重要性。逻辑清楚,口齿流利,和在高中读书时相比判若两人。不到半节课,在他用目光扫视全场的时候,和我的目光相遇了。因为一个年级将近100人,在上课前,他肯定没有细读学生的名单。后面,他讲课的节奏明显慢下来了,有时还出现了一些结巴。我的脑也有些混乱,模模糊糊不知道欧洋是怎么结束这一堂课的。

欧洋走下讲台,径直朝我走来:“老师,您来了,也不早告诉我一声!”我微微一笑,觉得没有多做解释的必要。同学们一下子围过来了,得知我们曾经是师生关系时,先是惊奇,然后更多的是感叹唏嘘。

在校门口的一个餐馆里,欧洋为我接风。这突如其来的曾经的老师坐在自己课堂里当学生,欧洋虽然见过许多大“阵仗”,也不免有些拘束。我开导他: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世上新人赶旧人,这是自然规律。况且,陶行知先生说过:‘学高为师,德高为范。’现在,无论是知识把握,还是思想觉悟,你都比我高了不知多少个层次。你现在的来当我的老师是当之无愧的。”欧洋还要分辨几句,硬是被我挡了回去。

没有觥筹交错,只有促膝详谈;没有冠冕堂皇,只有推心置腹。就两人的餐桌上,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了。尽管外面空气有点凉,但小小的餐馆里却尽是煦暖的东风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

日出而作 杨民贵 摄

◆六岭杂谈

青花瓷

王苍芳

那一年,我负责单位一个项目的实施。一个亲戚听说后,找到我七十多岁的父亲。父亲打电话给我,说我堂舅的侄子在外面做了十多年的建筑,无论资质和经验都是一流的,无论如何都要关照一下。我仿佛看到,父亲打这个电话的时候,堂舅就坐在我父亲旁边。我能体会到老人家无奈而窘迫的心情。父亲是个老文青,面薄如纸。而那个亲戚,却是于我家有恩的。

第二天,我堂舅就带着他的侄子来了。他们不但来了,还声称捎来了我父亲带给我的一件东西。我疑惑起来,莫非他们以我父亲的名义夹带“私货”?我给父亲去了个电话,问怎么回事。父亲回答,东西确实是他带给我的,放心收下就是了,是什么东西,我打开包装就知道了。

我在机关食堂接待他们吃了一顿便饭。互相介绍认识后,他们把我父亲带来的东西交给我。我见包装完好无损,又有父亲的话打底,便收下了。

晚上,我刚回到县城的住所,看到堂舅和他侄子在楼下等我。碍于亲戚的面子,把他们让进了屋里。堂舅的侄子,并不跟堂舅一个姓,说是他老婆娘家的侄子。姓陈,戴着一副无框眼镜,斯文整洁,并不让人讨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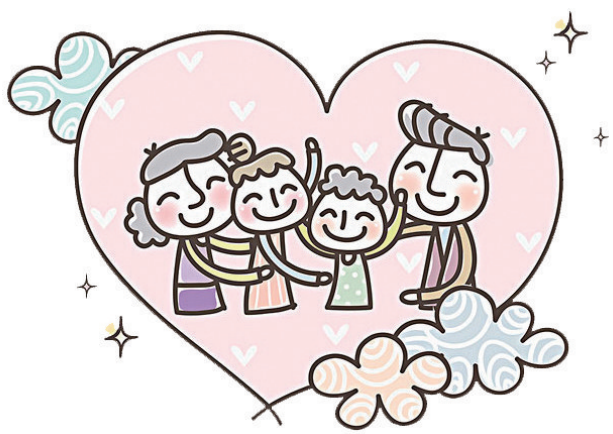
进屋后,我给他们泡了茶。聊了一会,陈老板便直入主题,说自己想做这个项目,请我多多关照。我注意到,堂舅来时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挎包,顺手放在门后的角落里。这点小动作哪能瞒得过我的眼睛。聊天过程中,我装作不注意,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扫翻在地上,杯子摔碎了。我说:“糟了,这两个杯子,就是我爸让你们捎过来的东西。没想到就碎了一个。”我堂舅笑了,说:“我老表怎么回事,不就两个茶杯嘛。非让我们带过来,还叮嘱说要小心点别搞坏了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爸常用的茶杯。在家时,他经常用这杯子教育我,做人要像这青花瓷一样,清清白白的。”堂舅听出我话里有话,脸色很难看。陈老板则是满脸失望的表情。

他们离开时,把黑色挎包拎走了。

那天,我打开我爸捎来的礼物,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。他担心他的电话会影响我的决定,特意给我捎来两个青花茶杯,提醒我做人做事都要清清白白。

我当然没打碎父亲捎来的茶杯。受他的影响,我平时用的都是青花瓷,打碎的不过是我平时用的普通茶杯。父亲特意送给我的那两个茶杯,会成为我一生的珍藏。

(王苍芳,任职于邵东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)



盘点我的2022

蒋小爱

2022年,对每个家庭来说,应该都是不寻常的一年。

在这一年中,我们一家人各自为自己的事业、工作、学习忙碌着,因此,各有各的收获,各有各的惊喜……

2022年,对于我来说,是人生的又一个转型,由曾经的中年转型成地地道道的老年。我正式退下讲台,退出了教育圈子,终于放下工作中的一切琐事。不再在两点一线的路上循环,感觉轻松、自由许多。为了更好地充实晚年生活,方便购物、就医,我在市区买了一套小房。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忙于装修,整个装修都是我亲自设计,材料自己把关,柜子的结构和摆放都自己设定。特别是我梦寐以求的书房,在新房子里终于实现。我想给那些伴我朝朝暮暮的书籍安个家,让它们有一个归宿,有一个舒适的环境。经过几个月的装修,终于大功告成。

大宝今年收获更多。他是一位高级程序工程师,今年又换了单位。我说,以前单位那么好干嘛要更换?他说,趁自己年轻就要多尝试,给自己多一些“试错”,这样才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的人生之路。想来,儿子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,希望他在“试错”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更让一家人欣喜的是,他找到了一个聪明善良、知识渊博的女朋友。

二宝已年满18岁。在他18岁生日那天,他以茶代酒,举杯感谢我给他生命,感谢我18年不离不弃的养育之恩……此刻,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。他2022年参加高考,虽然有点失利,但他没有气馁,选择了复读。他说,他不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。相信通过一年的努力,他一定能考取自己心仪的学校。

儿子的爸爸,2022年也为家庭付出很多,在工作中尽职尽责,对家庭的关心也多了些。

总之,2022年,要写的东西太多,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。内心几多留恋,几许回味。面对2023年,我要大声说出,我们一家人要永远相亲相爱,共同努力,共同进步!

(蒋小爱,邵阳县作协会员)